

涅槃周刊

第拾期

创举 还是 宣传工具?

——了解深中日报

他们 · 我们

——关注自闭症儿童

最后的遗照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May 13th, 2010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From Editor

- 02 我们很认真，但我们没有输

聚焦 Focus

- 03 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了解《深中日报》
04 采访《深中日报》记者邱黎
05 谁调琴，谁吹箫？
07 那时日报二三事



人物 People

- 08 他们•我们——关注自闭症儿童



文化 Culture

- 11 【我们】玄子：说『文化』
12 【活动】最后的遗照
14 【专栏】Mr Dean: Caucasians and Cantonese
15 【浅离半生】宫之成：墙
17 【书斋五味】Ren：昨天，空间，现在
18 【阿斯特里昂之城】任欣悦：时光的不老歌

观点 Opinion

- 20 【争鸣】1121：四问《国殇》
22 【争鸣】飞儿：同性恋者应具有怎样的位置
23 【专栏】莫无忧：联合国为何“空前”地参加上海世博会？
26 【专栏】庄恭诚：今夜，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28 【专栏】张宪颂：反对偶像



编辑部 Editorial Office

- 30 关于涅槃

排版：马可
封面设计：刘哲依
封底标志设计：刘欣怡

我们很认真，但我们没有输



“中国社会是被奥威尔和赫胥黎夹击之下的社会，这在中国的整个学校教育过程就可以看出。刚开始，奥威尔将学生的脑子、嘴巴捂死，捂到一定程度，学生就自动赫胥黎了，这时候奥威尔还在一旁盯梢——如果不赫胥黎，就要让我奥威尔一下”

——九妹，2010年4月19日

乔治·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曾在他们撰写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以及《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其中奥威尔担忧的是人类将会因极权统治而失去自由，而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将会逐渐爱上那些让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娱乐产品，最终，奥威尔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而赫胥黎的预言，则正在得到印证。

反观我们身处的这片神州大地，一方面，我们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迫，例如敏感词、敏感词以及敏感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们，正在主动地像赫胥黎笔下的那些人们一样，拥抱娱乐，乃至娱乐至死。不知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平时等公车或者等外卖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总是会拿出一部手机来，玩游戏、看新闻或者上人人，从一个链接点向下一个链接，周而复始，永不停歇，最后却发现自己真正记下来或者认真思考过的东西，少之又少。

而这，正是“网络使信息零碎化，技术使生活泛娱乐化”的重要表现。

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表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为了博取市场占有率，为了获得关注，各种大众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正在越发地关注那些所谓的“社会新闻”，而忽视了一些更为重要，却稍显枯燥无味的新闻。这个世界的媒体们，正在变得越发商业化，空心化，真正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们，则越发地式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跟同行们比起来，显得“太过严肃”。

当“严肃”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当“认真”成为了一种讽刺，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又是何等的悲哀？言至此处，相信正在看杂志的你们之中，已经有不少人，将我当成了一个卫道士一般的中年老男人了罢。

徐宝璜先生曾在《新闻学》中提到“新闻纸职务有六：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就这个标准而言，涅槃一方面难以提供真正的新闻（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另外一方面又很难代表舆论（因为总有人认为涅槃是“愤青杂志”、“右派媒体”），至于输灌知识则更是不现实了。那涅槃存在意义以及其定位究竟是什么？

其一，曰“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中的领军者”。

如今的深圳各大高中，办报之风甚为兴盛，深中有《涅槃周刊》、《新深中》、《深中日报》、《绿屋》、《The Eyes》，外语有《缪斯》、《外苑》，高级有《深视野》、《紫曰》，据闻实验有《尔言》，红岭亦有一份新办的《岭魂》……而涅槃，作为其中的先驱者之

一，则希望让自己成为其中的领军者，并进一步影响更多人步入这个领域，办起自己的杂志。

其二，曰“深中精神的诸多诠释者中的佼佼者”。

自王铮校长于02年开始在深中实行改革以来，深中变成了全深圳最为开放的高中，而其校园氛围也有一种独特的“深中精神”。何谓“深中精神”？在我看来，深中精神正意味着一种“勇于表达、乐于参与、敢于负责”的精神，倘若其发挥至极致，则应当是一种“公民精神”。一种精神的传承需要“言传身教”，在过去，学生会固然“臃肿”，但其的确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用“身教”来诠释深中精神的组织（因为它太“臃肿”了），而学长团则主要承担了“言传”的责任。时至今日，学生会已然成为历史中的灰烬，而学长团亦日渐不复其往日之光辉，所以涅槃将以诠释深中精神为己任，以一个传媒的角色，力争成为众多诠释者中的佼佼者。

涅槃不仅仅是一份杂志，更不是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代言者，它不反动，亦不爱朝廷。它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园地，是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而且我们不仅仅会停留在两周一份杂志的目标上，还会在日后组织一些实质性的活动，诸如沙龙和论坛。

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并把“认真”当做一种讽刺的时代，我们这帮人在认真地办着一份杂志，纵使有再多地人在说着“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废话，我们依旧坚信，我们没有输。

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或者成为我们的专栏作者，向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

涅槃的明天，需要你的支持。

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中年”老男人

Racky Lo

2010年5月9日 星期日 于深中

导语

本期的专题有关《深中日报》。乍一看，同为学生媒体互相报道似乎有些别扭。然而，媒体的本职就是报道事实。外间对《深中日报》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希望这个专题可以让大家更加客观地了解《深中日报》和它背后的工作团队。

聚焦版责任编辑：Jamomo



是“创举”还是“宣传工具”

——了解《深中日报》

记者：天啸、Jamomo、凤梨

作为深中颇受关注的学生媒体，有人说《深中日报》是中学生媒体当中的创举，也有人说它是出国体系的宣传工具。这次我们采访了多位《日报》成员和一些日报读者，希望可以让读者从多方面听取关于日报的声音。

首先是几个简单的关于《深中日报》的Q&A。答案分别来自邱藜、郭祺和李思颖三位同学。

为什么会有《深中日报》？

深中日报的构想是出国体系构想的一部分，由江学勤老师向王铮校长提出的。出国体系计划中的特色是：使学生可以更快适应美国生活等等。所以也可以说，创立全中国第一家学生性质媒体的构想是江老师提出的。当然校方的支持是前提。

《深中日报》的目标是？

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首先是日报发展成能够代表深圳中学的主流媒体，并且保持时效性这一特点。让在校学生甚至给社会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校园里发生的事情。接着，我们也希望渐渐把这份媒体的影响力扩大至整个社会，能够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被人们所知。

加入《日报》编辑部的条件是？

理论上，在日报表现突出者才可以进入日报编辑部（编者注：《深中日报》编辑部仅指其编辑团队，不包括记者团队）。但也不是说记者就没有编辑强。一般来说各有所长吧。只要你有热情，能为日报付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就可以加入日报，

江老师在《日报》的职务？

江老师在日报并没职务。只是一开始我们都还没有经验，而江老师在高中时期就做过主编，毕业之后当过记者。所以他希望能够以一个有经验者的身份让我们顺利走上轨道。日报几个困难期都是由他带着我们才可以顺利度过并且更上一层楼。现在日报早已稳定，江老师已经很久没有插手日报的事情了。

《日报》的经济来源？

（日报的经济来源）是学校。学校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提供了相应的经费。

采访《深中日报》记者邱藜

采访整理：Jamomo

N：涅槃周刊 Q：邱藜

N：对于外间的一些针对日报的恶评，比如说指责你们新闻太旧、或者通篇八单新闻，你有什么回应么？

Q：首先我要强调我的言论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只述说一下作为一个记者、撰稿人的想法与见解。

我从日报一开始创立便是记者，我看着日报一步步成长起来。我认为外界的批评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必须要接受的，也是有益的。其实客观地讲，一开始那段时间我们日报真的做的不是很好。我们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懂得一些专业的知识与技巧。版面的编辑上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可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不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成长的么？

我也很能理解外界有些时候过激的言论。设身处地地想，看见刚开始一些白痴的错误自然会有些不满。可是只有在日报其中的人才知道，我们在摸索的过程中真的一直很努力。记得刚开始一些（负面的）言论甚至是某几位记者情绪波动很大。那段时间我们也会让他们少工作一些。不久后，他们也恢复了，又步上了正轨。真的很感动，（为）那时候报社里面的那种一起努力的气氛。

（至于关于新闻的滞后性的批评），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已经很快了。每次深中的一些活动比赛等事情进行的时候总能看见我们记者的身影，这我不想多说了。我们的速度已经很快了。我们的新闻更注重的是时效性，而非深入性。不知道“旧”指的是什么。

至于“八单机关报”这一说呢，

我的态度是：客观地说，有些时候我们报道八单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但是也不可否认出国体系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需要宣传，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让人们更了解它。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就是最完美的证明。所以我想说我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大幅报道出国体系是有理由的而不是什么长期的习惯。如今需要宣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绝对不会一直保持这样子。我们现在只想做一家公正、实效的媒体。

其实说真的，假如南方周末刚起步，他们又非常有特色，难道他们不会在起步时多强调一下自己的不同吗？只是它一开始面对的是社会，我们（日报）面对的是学校，信息量少了，我们（宣传八单的新闻）的比重看起来很多。

N：你们一般是怎么选择新闻的呢？

Q：我觉得找新闻对一个天天出的报纸来说真的颇难，特别还只限于深中。

我们刚开始开始一两个星期时是记者每周五下午聚在一起讨论下一周的新闻点，但明显这样子不行。也可能这就是一开始新闻旧的原因吧。我们很快就提高了，但也是慢慢摸索的那种。

总之现在我们内部有分工明确的排班。找新闻点的工作是交给当天值班的编辑以及两位记者部的负责人。找到新闻点后会在下午放学后前告诉记者。

N：那么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在日报的工作中最让你有自豪感是什么？

Q：首先能看见自己写的文章刊登在

报纸上给很多人看这就很让我自豪啦。

最让我自豪的就是你去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些人给你的一种反馈吧。怎么说呢，你每次去采访一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但是你可以很和谐地跟他交流，让对方说出更多的信息量，那种最后都笑着说谢谢、不用的感觉。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当你有时候做到了时，让我最有自豪感。

N：坦白说我也有一种感觉。日报的主体都是高一的学生么？

Q：对，主要都是，特别是今年。高二都去准备SAT了，（现在日报里面工作的）基本上全部都是高一了。

N：全部由高一的成员打理，不会担心经验不够么？

Q：我们知道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拿涅槃与日报对比吧，你们是周刊，我们是日报。这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着重点的不同。我们追求的就是时效性，让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以在第一时间告知同学。你们应该好好报道一下我们的时间表。

N：那么你们的时间表是？

Q：比如说一天里：下午4:35我们记者领到新闻点了，去采访，吃完饭。大约7点，记者必须在8:30之前交稿，再给编辑编稿再拿去排版。短短的一个半小时，每个记者的字数平均都要到1500以上，并且往往记者自



身也经常有事不能7点就开始写稿。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可能做到非常深度。一篇深度的涅槃周刊的文章耗时多长呢？你们应该对比一下。并且有时候我觉得许多新闻并不需要深度。我们当然有时候也会提前几天便开始准备一篇文章，我觉得那些文章里也绝不乏好文章。

N：这么说吧，《日报》和《涅槃》扮演的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你们的新闻更讲究时效性，所以只要真实客观

的把事实报道出来。那你们就算是成功了。

Q：深中那么多活动，每件事情都要深入报导吗？我们更多的是倾向与让学生知道这件事了解这件事，而非让他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有，剖析这个活动的好坏，这没有意义。是我们本身就是不同性质的媒体，是可以并存并且优势互补的。

N：最后问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你觉得《日报》里有人会为了江老师的

推荐信，或者良好的课外活动记录而为《日报》的工作的么？

Q：我觉得就先不说在出国体系，整个深中要出国的人做事情难道完全不会考虑这一点吗？这不可能。

所以当初来到日报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个想法：我希望找到一份长久的活动把它做下去，为我的高中生活增一笔亮点。但是完全为了（良好的课外记录）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是积极的，就拿我来说，我当初进日报也是想好好找一份活动认真的做下去，这样申请学校时可能也会有用，因为我会有很多的体验与感受。这也不与我很爱日报、每天很努力的为日报工作相抵制。

专门拿江老师推荐信是扯淡！我敢说。我们顶多是想多一点活动体验。拿什么推荐信（这个说法）应该有点过了，我觉得（我们当中的人）不会有或者少之又少吧。

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都还是高中，有明确企图的还是占少数的。我们能做的只是积极去探索与尝试我们能尝试的一切失误，我们才会坚定自己的价值观与自己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为了出国而增加履历并不是一件坏事。

谁调琴，谁吹箫？

记者：天啸

随着学生媒体这一课改产物逐渐在中国学校蔓延开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各样的学生媒体成为了课改的一道风景。但是大部分中国学校的学生媒体是偏重于文化，很少有新闻的形式，日报这种媒体更是在中国大多数学校绝迹。

这样来看，深中日报的价值显而易见，但是与深中其他几家媒体相

比，深中日报却因为各种原因遭受了最多的骂名。记者就此问题随机采访了一些同学。

“总得体谅别人每天的辛勤工作”

有同学在采访中提到，日报由于每天要发行，所以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往往没有新闻填充，这样来看，深中日报的编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深中日报的新闻量确实是深中任何一家媒体的没有办法相比的，而要每天去及时挖掘这些新闻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日报，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有同学这样告诉记者，“每天去挖掘新闻，去写稿，去编辑，去印刷然后分发，是很辛苦的，总得体谅别人的辛勤工作。”

深中日报的工作程序可能并不复杂，但是每天重复这样的程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在记者采访一位曾经的深中日报编辑，现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官同学时，他告诉记者：“打印机常坏，也有记者会经常拖稿，导致很多时候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的话是否也反映了在读者心中，深中日报的价值更多的在于“苦劳”而非“功劳”呢？如果读者对于一家媒体的褒奖之词仅限于体谅一个媒体所付出的劳动，那这样的媒体又会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深中日报每天的反复工作仅仅能够换来几句“总得体谅别人的辛勤工作”，那不如让深中日报的所有编辑、记者用办报纸的时间来清扫学校的公共场所。这种工作可以在被体谅的同时为学校省下一些钱，而不用面临每天花钱印日报只能换得读者的体谅的窘境。如果深中日报不提高自己的质量，而是仅满足于读者对于工作人员的体谅，那深中日报将会失去竞争力与吸引力，沦为一个徒有其表的躯壳然后最终为人所唾弃。

“看到日报以后，发现已经三天过去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同学这样在推脱了一会之后告诉了他对日报稿件质量的评价。“很多时候看到日报，就发现日报上的新闻已经是三天前的了，发现已经三天过去了。”这位同学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对日报的及时性不满意。作为日报，却不能及时报导出新闻，而是要等到新闻已经过了保质期以后才报导，那么这样的日报将是一张废纸，也不配称作日报。

新闻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所报导的事情是发生不久的，知道的人不多的。若是在读者已经知悉事件的详情之后日报才花钱印一沓报纸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那这样的新闻不仅不算是新闻，也失去了意义。而对于日报来说，除了稿件要及时，还需要进行挖掘。记者发现，深中日报对于一

些新闻事件和校园热点问题也进行过一些解读，但是这样的解读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也自然没有意思。那深中日报的最让读者感兴趣的部分可能只是对当事人的一些访问和那个搭建不久的二手货交易平台了。

“我们调琴，他们吹箫，这就是不着



调嘛”

一直以来，深中日报遭受的批评声最多的是对于新闻的选择性报导或者说是视野的局限，有许多时候视线总是聚焦在出国体系上，往往是一个单元的新闻占了“深中日报”的一个版面，甚至有时候是出国体系的专刊。

某同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反感深中日报总是把江老师的文章或新闻放在日报的“头版头条”，然后把出国体系的新闻放在仅次于“江老师专栏”的位置。他本来对江老师本人和出国体系没有任何兴趣，却在深中的日报上发现深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出国体系。他认为既然日报总是想报导江老师，报导出国体系，那就改名为出国体系机关报，不要用“深中日报”这个多少带些神圣意味的名字。

一位同学打的比方更是生动：“我们调琴，他们吹箫，那就是不着调嘛。深中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

情，可以看作深中在为日报调琴，等着琴调好了日报来演奏一曲。可是深中没想到的是，明明自己已经把琴调好了，日报却开始吹箫。深中和日报完全就不在一个调上，那也就没有深中日报的必要了，停办了很好。”当然也有同学对于日报的停办相当的不赞同：“没有日报，我就没有草稿纸，吃泡面没东西垫桌子了很麻烦的。”

高一自主单SIR ZHENG同学的表达更客气一点：“日报每天都是江老师江老师，搞搞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由采访的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对于深中日报并无好感，而且许多同学都非常反感深中日报的“不着调”。这样的结果在意料之内，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一家媒体，尤其是如日报这种形式的媒体的视线如此局限，那所报导出来的新闻一定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出国体系机关报”的说法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江老师辞职离开深中的那段时间里，日报连续报导了江老师的多篇来稿，拉近了江老师与深中学生距离的同时也使得许多同学心生反感。

这样来看，深中日报的内容不仅不及时，而且不严谨，那这样的深中日报有什么资格再披着“深中日报”这层外衣？深中日报编辑的选稿不恰当，新闻报导的时间不及时，那深中日报编辑部继续出版深中日报的原因，也只剩下申请国外大学时的几行小字罢了。舞台本来应当属于深中，风头却都被日报抢了过去。对于深中学生来说，最大的新闻就是日报又出版了，茶余饭后最有趣的谈资就是日报里江老师的又一篇来稿。这么一来，本来应当调琴的深中学生去弹琴了，本来应当吹箫的日报去调琴了，深中学生与深中日报再次琴瑟和谐。

最后的疑问是，到底应当谁调琴，谁吹箫？

那时日报二三事

文/凤梨

2009年8月中旬，深中日报迎来了一小批09届新生，这一二十个人便是这个学年日报的最初队伍。值得一提是，这一小批人并非是高高兴兴加入《深中日报》编辑组的，大家初次见面的时候喜欢议论一件事——刚刚完成的八单元面试，于是大家发现自己进日报的途径都颇相似：

“开学后会有一个报纸，你们谁有兴趣吗？”

举了手说了是的同学就这样成了《深中日报》编辑部的一部分。

面试通过后不久，这部分同学们便被召集到一起，开始进行培训。那时距离09届高一入学还有一段时间。记得那时出国体系拿到了D栋一个地理教室的授权，这十几个人便被带到那儿。江学勤先生就在那时背着背包风风火火进了教室，开始培训。选材、采访技巧、新闻稿件写作都在培训范围内，培训完的一个下午，江先生安排记者组的同学前往东门、万象城等多个公共娱乐场所采访。编辑组的同学开始利用材料排版，没有排版经验的同学开始摸索着使用夸克软件，几经修改，从未发行的一期《深中日报》诞生了。为了那期日报，几位同学在尚未开学的深中待到晚上九点多，才得以收工去吃晚饭。那时的培训有点风生水起的意思，尽管大家多少会抱怨，尽管“我当时只是为了通过面试才说有兴趣的！”这句话时常可以听到，尽管对于每天出一份报纸抱怀疑态度，《深中日报》的生命似乎还是顽强的。在编辑部成员初次相见时，一位学长在绿屋提到，开学以后，隔壁就是日报的编辑部了，笔者心里还满怀着对新奇事物的期待。

那时候，编辑部没有人知道日报和自己的未来会是多么叫人无法意料。

开学后日报开始正式发行了，如果读者记得，那时的日报并非是现在的样子。一开始，日报的纸张用的是质量很好的白色A3纸，反面的内容是社会新闻，正面的内容包括宿舍装修、合唱团演出等等。笔者不记得抨击日报的声音是

何时开始的，但是深刻记得批评内容从浪费纸张到批评机关报，各种声音都有。编辑部的人上贴吧看看时也会不安，日报编辑时时会在贴吧上道歉、说明，那个时候一些记者编辑们也持着无奈而又不得不坚持的态度。事情差不多进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深中日报又经历了一次换血，新的成员加入，部分老成员离开。在此之后，随着出国体系几度波澜，日报成员不时进行着小规模变动。在发行方式方面，日报也没有找到并确定一种最好方案，几次三番地改变，直到江先生提出让出国体系初一学生每天早上负责发行才稳定了发行量。无论怎样地变动，不得不承认每天出一份报纸的工作量实在大了些，日报工作人员在贴吧上的道歉也总会提到——“深中日报是我们辛苦工作的成果，请大家尊重它。”

日报工作人员的辛苦，笔者那时也看在眼里，听到过一些抨击的声音，甚至听闻有当着日报成员的面撕日报等事，那时笔者多少有点想要打抱不平。可是不得不承认日报的质量并不能让大家有底气。《深中日报》仍然太不成熟，有同学要求《深中日报》改名为《八单日报》的心理也能够理解——《深中日报》的能力不足以让它冠以深中之名，如果编辑部成员心系日报心系深中，多少应该绷紧一根弦想想这份《深中日报》的未来，而不止是编出一两个采访对象以填补版面空白。

《深中日报》的出现并非没有积极之处——它记录了09届高一入学以来深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深中这一年经历的风波有了《深中日报》的记载，多少可以为我们积累一点回忆，给深中的未来一些沉淀的空间。深中是个很特别的学校，如果它拥有一个能够时刻记录事件的媒介，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把开学以来的所有日报收集在一起，若干年后一页页翻开，看看某一天的深中杯赛况、社团专场演出的盛况，作为深中人也会惬意地想起当年风雨吧？

导语

这期我们采访了一些与自闭症儿童相关的人士，更深入地了解了一些关于自闭症儿童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一次的采访，或许我们不会知道有如此多看似健康却饱受心理疾病折磨的幼童。或许他们不是什么“人物”，但他们也是人。面对他们，同为人类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关注和帮助么？更多的客观真实报导会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希望这篇采访能让这些自闭症儿童获得更多来自你们的关怀和微笑。

人物版责任编辑：Jamomo

amy.jamomo@gmail.com

他们●我们

——关注自闭症儿童
文 / 何迪燊 刘衡哲

他们，有视力却视而不见；有语言却闭口不言；有听觉却充耳不闻，只愿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就是自闭症儿童（亦称孤独症儿童）。尽管现在有很多训练机构，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关注，更需要我们用爱去点亮他们那孤独的世界。

不少曾与自闭症儿童有所接触的人们都会说他们很可爱，称他们为“星星的孩子”，因为星星很美丽，很漂亮，但在茫茫的宇宙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却是用光年来形容，他们是孤独的。那些自闭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们的世界中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即使是一粒尘埃，他也能追着玩一天。

他们的世界

亮亮（化名）是一名自闭症儿童，他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除了电子产品。他不用任何人教他该如何使用手机，就可以无师自通。他可以一天一动不动的玩手机，而当有人从他手中拿走手机的时候，他会发出刺耳的叫声，并蛮不讲理的从别人手中夺回手机……

我们总以为，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像亮亮这样不爱动的孩子。

小帅（化名）看起来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快乐地在教室里面奔跑着，他那天真无邪的样子让人感觉，他与普通孩子无异，但他却是一名自闭症儿童。在他一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以为他不会说话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或者有多动症。但经过检查后发现是自闭症，这个消息给了他父母们当头一

击，天天以泪洗面。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活泼、多动的孩子会是自闭症？但事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在自闭症孩子的训练康复室中，我们见到了那些很常见的玩具，滑梯、跷跷板、平衡木、滑板……这些常见的玩具成为了训练他们肢体、感官的工具。在长时间的训练中，他们如果可以有一些认知能力或生活可以自理，那么他们以后也就可以步入社会，成为一个行为正常的普通人了。

我们总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总是认为如果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往往还是会把他们当作另类来看待。这或许不能怪我们，毕竟自闭症儿童是一群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在语言、行为、社交上有障碍，导致他们无法与我们正常地沟通、交流，他们会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与别人打架、干扰别人。因为这些原因，久而久之，我们就渐渐地疏远他。

但也有人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是十分真实的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护。当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时，而非像大多数人一样对他们敬而远之的时候。他们说：“我把他当作是我的同学、朋友，是一个与我平等的人，而非一个笑料，一个玩偶，一个不正常人。”

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总以为只要心里面知道要关心他们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或多或少有一些“形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孰不知，他们在需要我们内

心的关怀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实际行动的尊重，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自闭症儿童，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不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人来看待。而我们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则表明我们在用有色眼镜看他人，在歧视他们，我们常常从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他们，只是在心中同情他们、可怜他们，却未想过怎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他活出属于自己且有价值的人生，其实他们和我们是一样，只不过是上帝不小心为他们关错了一扇门，让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已。

我们的看法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对自闭症孩子们的看法也有不同之处。在我们眼中的他们是什么样呢？或许在没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很少人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我们采访中也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会发现自己对这一类儿童了解很少。下面为大家呈现出部份人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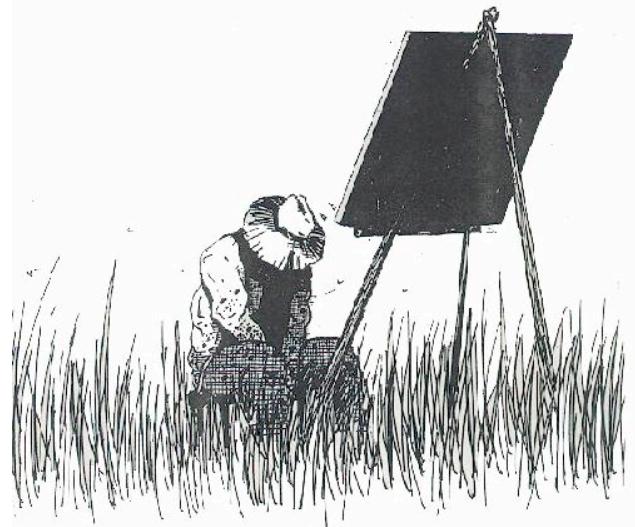
很多人表达出的都是同情，毕竟这类儿童自己对自己的病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们的父母、家人所承受的一切，却是那么的沉重，父母们会感到无比的痛苦。自闭不是他们的错，尽管他们身上具有自然选择中要被淘汰掉的劣质基因，但这并非他们的错，他们仍需要社会的包容和关爱。

“他们挺可怜的，受到的歧视很严重，而且很多这些孩子会遭到父母的抛弃。其实有一些自闭症儿童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但是没人重视也没有太多机会给他们发展。社会中有很多人，都把这些儿童当作一个残缺的人，根本没有在心里把他们当作和一般人是平等的。”

“自闭算是心理疾病吧，那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开导他，多和他交流呗。他生活在我们的群体中，所以我们不能排斥他，更不能刺激他……在那种受到别人嘲笑和排斥的环境下，人只会生活得更自卑吧。但是要很好地对待他也很困难……毕竟我不是他亲人，不可能把大部分精力放他身上。或许会或多或少地伤害到他，但是只能尽量避免”

“挺同情的，他们挺需要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爱护。有时候看见别人欺负他们总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

“我觉得这些小孩非常不幸。有很多最平常的快乐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奢求。人生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这样



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帮助他们走出自己生理上的缺陷和心灵上的闭塞痛苦，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与正常人一样的，一样享受快乐与幸福，一样接受温暖，一样给予他人温暖，融入我们的圈子里。”

“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天生或者后天就得了有了这一类的病，没有像别的儿童那样健康快乐的童年，有的更多是歧视和怜悯的目光。要真正帮助到他们的话，光可怜他们是不够的，应该多多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也跟别的孩子一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天堂。”

“他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开导他们，培养他们，多和他们沟通交流。”

“身体的残缺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缺、心态的不正常。只希望他们的父母、家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以自己的方式快乐地活下去，潇潇洒洒，痛痛快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才不枉来人间走这一遭！”

“OMG好吧。个人看法是，他们很需要周围人的理解和社会的关爱。就说自闭症好了，他们正是因为内心有一些矛盾和障碍又缺乏沟通，缺乏正确地引导以及对周边人的信任才会让这些孩子患上这些心理疾病。周边的人们应该多与他们沟通，让他们打开心扉，信任周边的人，懂得处理问题，学会寻找帮助，让他们阳光起来，让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在这其中，有四个人的看法极其引人深思：

“我个人认为，儿童与成人的生理特征不同，所以儿童某些方面比成人更容易受到刺激，对一些不利因素更容易感到很敏感。而大多数患有这些病的儿童，面对社会和自己的压力，在心理上都有一定的负担，容易造成病态心理，比如长期自卑、悲观、忧郁等等。再加上一些患者的家人有时担心患者会去伤害别人或其他，甚至于将患者禁足，不让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而这样往往会引起更大的反作用，会使得患者更加的感到‘绝望’，甚至于不再愿意去接受治疗，想要去结束自己。其实大多数人都对这些患者有一定的误解，从而不愿接近他们，其实他们和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同，他们比我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帮助患者及其家庭走出诊治误区，摆脱心理阴影，融入社会，使他们能更好的生活，不再自卑，不再忧郁，不再悲观……”

“把他们当作正常人来看，所谓的问题儿童才会消失，他们不就是染色体还是DNA什么不正常吗？有时候社会的一些所谓的救助机制反而会激发他们对外界的恐惧感。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在同性恋上，他们不就是喜欢同性别的人吗？社会对正常所相对的“异类”的包容性真的太差了。”

“我常想：他们都是怎样在这个世界里过活的？我们一个微笑或者一句讽刺，对它们来说是毫无意义呢？还是有那个世界里自己的理解方式？上帝的天平总是倾斜得很到位，那些脑子有病的人总是长得很丑，他们也不会收下巴俯首往死里瞪眼睛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令人为难。是的脑子有病，这是他们的统称。什么？癫痫自闭智障还是别的什么？那不重要，放轻松，那句只是骂人的话。”

“他们是弱势群体。这个怎么说呢，感觉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吧……先天问题的话，外人基本也无能为力了，我想说的是自闭的。我有个亲戚的小孩就是自闭。不过完全是因为母亲分娩出了问题。医院说她没有什么什么证明。就让她憋回去（我知道听起来没什么真实感，但的确是真的）。然后小孩就缺氧了。脑供氧不足。于是到现在都不会说话。没有办法交流。但是又有基本的情感吧，所以看得出很痛苦。表达出来就是多动。家里人根本没办法控制住他。所有杯子啊盘子啊都不敢放在外面，会被他扫到地上，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反正很可怜吧，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想表达的情感无法说出。出生以来这么多年都没办法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只是讲一声妈妈。不过还好，他是第二胎，

哥哥聪明漂亮。觉得这类孩子根本无从下手去治疗。他们家就开了一家那种特殊幼儿园。在佛山，虽然人不多，但是起码能给同类的儿童一个环境。不会天天在家打破东西乱跑满嘴，嘟嘟囔囔，其实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吧。虽然看上去这个的确是医院的错。医院很没人性，但是从公民服从政策来讲，母亲也有不对之处。我们不可能指望人人都对生命有所敬畏。我只是觉得可以避免这类孩子的降生的话，为什么不尽力去避免，而是让他们以及其家庭在其一出生就背负着这样的痛苦。我觉得一切后天养成的问题儿童根本就不是自身问题。基本都是社会造成的。如果没人接纳他们，那他们一辈子都只能被视为扭曲之人。但是只是大部分人没有那样的观点。所以觉得他们变态，他们扭曲。类似于同性恋这个问题，尽管在我看来根本不构成问题，情感这种东西为什么必须要性别限定。一个道理，因为大多数人是异性恋。所以觉得同性恋就扭曲了。毛主席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我觉得也代表很多人的恋爱观吧，人类和所有物种一样，需要繁衍。’所以异性恋才会占绝大多数。从精神角度上看，性别根本不是限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依恋、喜爱的因素。”

而有人表示这个其实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比如有些父母离家去打工，许多的留守儿童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些自闭。社会有很多人和那些自闭症患者差不多。只不过因为自闭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更为激烈，所以才会被大部分人所排斥。”

与此同时，也有人很诚实的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不了解。

“认真地搜索了一下大脑，但是对这类儿童的的确确没什么特别看法，不了解……只是第一感觉觉得傻傻的，呆呆的，不跟人交流，总有种怪怪的感觉。”

“我的态度是不了解这些病，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这个问题设计没意义。”

自闭症儿童的每一个笑容对于他们的父母、家人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幸福。或许我们不能帮助他们康复，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多给予他们一些关爱，让他们不再孤独。也许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短期内没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爱是一剂良药，我们可以用爱来照亮他们的世界，用爱来让这个世界没有孤独。

导语

2012近在眼前，面对“死亡”我们要的不是措手不及，而是有条不紊。所以，找个时间给自己拍张美美的遗照吧！活动《最后的肖像》将为您提供拍照平台。专栏圈最近热闹非凡，所有专栏选手即将全部登台亮相。读者们，祝阅读愉快！

文化版责任编辑：玄子

【我们】

说『文化』

在王赫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始动笔写一点有关文化版的东西。

文化版是很难做的。特别是要做得有个性并且让读者们眼前一亮。先不说好，要做到个性就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东西。你看，文化它不能太主观吧？不能太尖锐吧？也不能太多的涉水政治吧？如果专栏里面的文章打死脱不开民主科学这两位大爷的光芒，再稍稍来点政治，那文化岂不是就变成了观点的附属栏目了。那好吧，观点弄不成了我学术总可以了吧？每期都来几个专业文化沙龙的访谈，再来几个谈文化谈到教授级的文人来写点专栏？这样做自然是符合学校以及《涅槃周刊》所指导的大方向的。但是这样的后果是怎么样呢？还处在豆蔻年华的文化版自然会很快的老成起来。可能那时候的《涅槃》已经成为了某人所要求的“有影响力的精英读本”。那代价呢？可能就是失去大部分读者。毕竟，这个世界上精英只是少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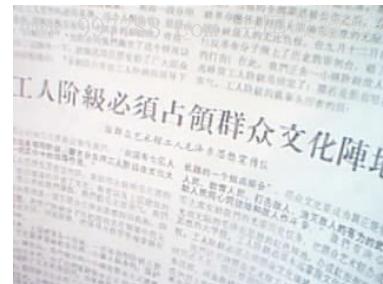
那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版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文化版应该是一个纯净而自然的地方。文化是包容的，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作为文化。政治是一种文化，也来源于文化。生活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生活。文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文化中包括文学和艺术，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文艺。其实“文艺”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概念。文艺除了“文艺男青年”“大龄文艺女青年”之外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小资”也是文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点。有人说涅槃小资了。在这里，我真的很想认真盯着你的眼睛问道：“小资是什么？”如果你认为“X小说”中描写的东西可以被称得上是“小资”的话，我只能摇摇头告诉你，你认为的小资太狭隘。其实小资只是一种态度，小小的生活态度。罗曼蒂克也只是小资中的一个小小点，而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它所包含的生活的态度。积极、活跃、乐享生活的态度。新颖、多彩的生活方式。涅槃文化版要做的不仅仅是在刊物上为大家宣传民主与科学。我们更因该普及的更加应该是生活态度！

确实，涅槃的文化版如果走学术严谨风格，普及新文学新文艺固然重要，但是，设身处地好好想想，你真的能够

做到公正严谨的普及学术以及新文化吗？我对此表示质疑。毕竟我们都还是学生都还是孩子，我们自身的鉴别鉴赏能力都还有限，怎么能承担得起为大家普及新文化新文艺的重担？说白了，涅槃的特别其实不是单单在它是深中独立自主不受学校管制的报刊，更多的还是应该是它是个学生周刊。学生，我们敢直面世界大声喊出自己的豪言壮语是应为我们血管里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泼。为什么我们不发挥我们的特长偏偏只是要去做自己还不了解或还不完全能用中立眼光来看待的东西呢？

这就是“新”的必要性。创新就是为了扬长避短。于是我们开始为大家寻找一些奇异的有趣的活动，认真记录阐述这样的活动，为大家提供一种外来的资讯。而专栏的存在便是



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新鲜的声音。了解不同人眼中的文化，分享他们的文化态度。我希望，我们的专栏要更加专业更加犀利。不是说文章的内容一定要有德先生赛先生的身影。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专栏作者能向读者们展示读者们无法或者是少关注的一些文化现象。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文化版，这才是我们所寻找的“新文化”。

时代是在变换着的，文化的躯壳也在变。如今，新文化的范围难道还仅仅胶葛在赛先生德先生的身旁吗？我希望事实不是这样。互联网和活力与旺盛的好奇心应该是20世纪新文化变化中的新鲜血液。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涅槃并不“文艺”但它也缺少了一点专业精神与大气。所以我们还在改进。

我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篇文章能够较为清楚的给各位读者们解释我们心中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文化版。由此打破文化版与读者之间坚硬的隔阂。我期待听到更多来自不同人士的声音，让文化版成长并且逐渐走向成熟，这是你与我们之间永远不变的默契。

【活动】

啊哈哈，死了也要开心的笑

——【围观】最后的肖像活动

撰稿：玄子 采访：玄子 陈别扭 XC



活动介绍：

人生自古谁不挂。

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就转角遇到爱。

被车亲了。

被楼上掉下来的猪给砸了。

好说歹说。

这也是一形象工程。

趁着还活着。

赶紧来为自己拍张遗照吧！！

哦耶！我们要欢快的笑。

让后人知道我们是如何活着。

由国内不著名非主流摄影师 Mr.7 亲自掌镜。

为您量身定做专业打造。

让你拍的开心。死的放心。

玩笑话说过了。现在我们正经一些。

活在这个星球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正正经经的拍过一张照片就离开了。

这实在是件让人遗憾的事。

前些日子问一个朋友怎么放起假来。

她说办丧事。外婆走了。

上个星期去看她时还想着下次叫我帮她拍些照片。

没想到几天时间。人就不在了。

人的出生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Mr.7打算进行的一个长期摄影项目。

用传统的影棚肖像记录下身边每个正在死去的人。

拍摄结束后我会通过邮件把相片发送给你。

并建立专门的相册用来保存每个人的照片。

拍摄的时间定为除周一外每天的18:00—19:00

每天不超过三人。

拍摄地点定为华侨城OCAT创意园 UMI工作室。

(摘自<http://www.douban.com/event/11706957/>)

【Q&A】 (N: 涅槃 7: Mr7)

【N】这个活动大概持续多久了

【7】大概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从上个月开始弄的。已经拍了大概二十多个人了。

【N】拍摄的人数多吗？

【7】挺多的，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我一个星期拍一次。一次大概是拍5个人。总之加上已经拍的有50多个人报名了。

【N】为什么想要搞这样一个活动？

【7】嗯……大概是因为世界末日吧。（笑）不过这个想法原来就有过。但是促使我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最近我一个朋友的奶奶去世了。她们感情特别好。（奶奶）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我朋友还回奶奶家，说是要给奶奶多拍点照片。但是第二个星期，（奶奶）就走了。我就觉得，生命这种东西，很突然的，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下一个街角会不会被撞死。所以还不如提前来拍。

【N】那，来参加活动的大概是哪一年龄段的人呢？

【7】可能是因为这个活动是在豆瓣上面发起的，所以来参加活动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拍的最年轻的大概只有十七岁多，未满十八岁。

【N】大概是那些职业的人会来拍摄呢？

【7】其实各个行业的人都会有的。大概，学生比较多吧，来了几个深大的学生。

【N】有没有试着和自己身边的人宣传这个活动呢？

【7】也有，想让自己的爷爷奶奶都来拍一下，毕竟他们年龄都大了。

【N】你觉得来拍摄遗照的人有没有什么顾虑吗？

【7】还好吧，既然来拍的话，应该都没有什么顾虑吧。可能长辈们会稍稍有一点。感觉有点不吉利吧。但是如果年轻一点，都还好吧。

【N】在拍摄之前有没有和参与者沟通一下呢？

【7】来拍的人有一部分都是之前认识的。来了以后大家可能聊一下天，交流一下，总不能来了帮你咔两张就算了。

【N】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觉得别人被拍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7】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种想要快乐的死去的想法来拍的。我在拍前和他们说：“如果这分钟拍完下分钟你就死了你要摆出什么表情给我？”大部分都是摆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来给我拍。一部分人还是摆了很正经的表情给我。（可能当作真的遗照来拍了）

【N】在拍照之前你应该都不了解你的模特，但是你怎么拍出他们心里面的感觉呢？

【7】这是实际上是要引导的。本来你拍遗照是要对被拍者之间进行一个可能长达几年的沟通，但是作为一个摄影师，没那么多时间，所以就要靠语言摸清他，了解他，拍出他心里面的想法。

【N】现在活动进行了那么久了，觉得这个活动和自己的设想有什么不一样吗？

【7】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遗照和证件照又不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表情固定的模式。抱着自己喜欢的物品来拍的人也是有的。也有人板着脸，更有人侧着脸向我摆鬼脸。因为这个照

片是你留给自己的后代，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会看到的。所以它会表现出你想给别人看到的印象。所以说它是很多元化的。

【N】自己有拍吗？作为被拍者和拍别人有什么不同吗？

【7】活动中第一张照片就是我的。没有什么不同了，只是看别人拍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是想比较快乐的死去，但也能看到大家还是对生存有所眷恋的。（可能还是想能够被抢救一下的。）

【N】你觉得参加者在参加者之前和拍了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么？

【7】我觉得会有啊。这和之前黑人搞的一个活动“love left”一样。可能平时你根本不会注意到你身边死了谁，通过这个活动，应该就会有危机感，应该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但是我拍完我就觉得：“啊可能我下一秒就死了，这一秒就尽情享乐吧”（笑）

【N】有没有想过等拍完以后把这些照片全部都整理成册发表？

【7】可能会吧，但是现在还不太会，现在照片里面层次还是很低的。因为都是在网页上开始的活动，波及的范围也很窄。都是一些青年人来拍。我想多拍一点人，拍拍中年人老年人等等。也想多拍一点社会上的人吧。

【N】拍这些片有什么目的吗？

【7】没有啊，我没有想得太多。之前我还有一个活动就是给情侣们拍照，可能我拍照的目的就只是拍照吧。这就是拍照最原本的乐趣。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锻炼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认识更多的人。

【N】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活动的？

【7】应该是从去年起吧。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在给各位情侣们拍照，免费的。自己也是为了交结朋友锻炼技能的。同时情侣之间也能有一张两个人的照片也是很好的。后来回来深圳也还在拍。

【N】方便问下你在学校中是学什么的吗？专业学习摄影的？

【7】不是，我原来是学动画的，摄影只是自己的爱好，现在是把爱好当工作。摄影也是半路出家，先是自己爱玩，后来去北京进修。又在网上发表了作品。所以就慢慢做下来了。现在就在这里拍婚纱，用爱好养自己咯。

【N】作为一个婚纱拍摄者，你来拍遗照，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吗

【7】我觉得没什么不同，本质上都差不多。红白喜事嘛。但是作为摄影师来说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死神是你上帝还是你吧。这个我没有什么感觉，就只是单纯的想要拍好照就行了。想要把模特的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

【N】以前的人可能提起遗照什么的都觉得很不吉利，或者说是拍照也都很正经。但这一代的孩子还专门想要去做这样的活动，你觉得是什么改变了？

【7】应该是心态吧。现在的人更加乐观了。

【N】什么促使了心态的改变呢？

【7】网络。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就说网络时代之后人在一张报纸上面阅读的东西其实要比他一生得到的东西都要多的。而且现在每天每个人都接受着信息爆炸，看的东西越多，口味也就

越重（笑）。所以你和老一辈说拍遗照可能不好，但和同龄人之间就没什么了吧。

【N】拍遗照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7】先网上报名，大家沟通好，然后约好时间来拍。拍之前大家再沟通一下就开始拍。因为来都是一堆人，大家一起聊聊天。我就根据他们的聊天内容来拍。

坐在电脑面前整理对话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回忆着Mr7这个有趣并且见识过无数次死亡的人。听他用随意的口气描写者他做见识过的死亡。震撼之余才明白为什么他要做“最后的肖像”。对死亡的淡然与慵懒的生活心态以及对爱好不灭的热情，就是他经历北漂的辛劳后还在快乐的追寻自己梦想的支架。

【专栏】

About Caucasians and Cantonese.

“Caucasians and Cantonese” is a little picture of Dean係癲’s experienc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of Cantonese. He gives a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life of a foreigner in Southern China.

About Dean係癲

Dean係癲 is an Australian who teaches English to Kindergarten students in Hong Kong where he currently lives. His background is in design, he enjoys karaoke, playing drums, learning Chinese as well as enjoying his social life.

Caucasians and Cantonese.

By Dean係癲 dean-dean@qq.com

The first thing about being a Westerner who speaks some Cantonese in Shenzhen is that it doesn’t seem to matter how long the Westerner has lived in the area or how long the foreigner has used Cantonese, from my experience I

hear something like “waa! gwai lou sik gong baak waa! hou sai le!” (哗，鬼佬悉讲白话，好犀利) in Cantonese to me every day. Actually my Mandarin has really suffered from my choice to focus on Cantonese instead of Mandarin, I’m trying to

make up for that now though, but am super behind.

One time in Jiangmen I was in a restaurant, I spoke to the staff in Cantonese to order my food, however they kept looking at each other awkwardly as though to say, “We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By the time they brought me my food and Western style cutlery I spoke out loudly in Cantonese that actually I would like chop-sticks and a spoon. By this time the whole restaurant was looking at me and started asking me questions in Cantonese. Maybe you would also look at a Westerner speaking this kind of Cantonese and be quite curious, I personally don't mind the attention, and I think it compensates for the language

barrier. That's just me, others might be offended. Then again I'm also not offended by the term 'gwai lou'(鬼佬), where some others clearly are.

It took me a while to start to think that I should let people speak to me in English and reply back in English even when I am capable of using Cantonese. I didn't think about peoples wanting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only my wanting to practice Cantonese. The phrase "waa! nei sik gong ying man! hou sai le!" (哗, 你悉讲英文, 好犀利) often met my unsuspecting learners of English when they addressed me in my own language. I think Mandarin speakers have a much better time with me than Cantonese speakers, if they can speak English I am very thankful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better, either that or we both use our poor level Cantonese to communicate (which is actually often easier than speaking to a Guangdong local because we both use simple words).

My Cantonese has a long way to go; I can often trick people into thinking I know more because I am confident with the vocabulary I do use. Also my pronunciation is quite okay for a Westerner. My downside is I am not actively taking courses, just learning as I do life and talk to people. I want to improve, but I am torn now to listen to my Pimsleur Mandarin mp3 course which I downloaded off the net. The time I felt most fluent with my Cantonese was when talking to my Australian Chinese friends the last time I visited my family, my pronunciation was sometimes better than theirs. Many people from the Asian community in Australia communicate through English because they're not all Chinese, I very much felt like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last time I visited my family. Sometimes I feel quite local here, although then I see my reflection or get frustrated with my lack of vocabulary and remember the gap between my ability and everyone here.

【专栏】



作者简介：Jackson，男，生于1994年，2009年以垫底分数考取深圳中学，一生执着于篮球，为篮球达到疯狂的地步。至今仍健在于美国休斯顿。

专栏简介：鉴于涅槃是学生刊物，面向广大高中生群体，故定位于：论文，小小说为主，从生活入手，并结合美国生活与中国生活的异同，与读者一起思索人生，品味生活。

墙

文/宫之成

墙是个好东西，墙不是个好东西。

可能提起墙，人们想到最多的还是那堵虚拟的墙。的确，在这个失去网络寸步难行的时代，中国的和谐制度就像一堵墙一样将许多东西与我们隔开。然而这仅仅只是一堵墙而已。

墙，有两个用处。一曰阻挡，二

曰界定。

古时候各种领主靠墙来界定势力范围，一城之外墙曰郭，要拒敌于城郭之外，郭之内即为百姓之乐土。那时的墙，仅仅只是一些土堆而已，百姓们不需要通过种种复杂的手段翻墙就为了窥探一眼郭外之物，因为有门。门者，通道也，人们用它与外面

的世界进行交流学习。那时的墙，有且只有两个用处：阻挡，界定。

城墙外还有护城河，那是一堵用水做的墙。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衍生出了墙的第三种用法：局限与闭锁。

放眼咱们的神州大地，每一个住宅区，每一间学校，都有着高高的围

墙，还有一扇小小的门。人们就被关在墙里面，进出都只通过那一扇小小的们。可能墙上长满了花，或者装饰得冠冕堂皇，但它始终都摆脱不了作为一面墙的命运。墙给我们的生活带了极大的不便。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堵墙，墙里和墙外就是两个次元了，墙外的人走着墙外的路，墙里的人走着墙里的路，这叫形同陌路。无奈，我们只能望“墙”兴叹。多少年以来，墙就这样限制着我们，有墙的地方就像监狱，不远处总有一个尽头，于是过程就显得毫无价值。为什么中国人失去了创造力？墙赋予人一股压抑，我们的思想最远只能走到墙角，然后被扼杀在角落里。

可是，正如我们敬爱的胡爷爷所说的：“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英雄人物来说，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当然就是用来翻的嘛，所以中国引进了一个美剧叫《越狱》，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翻墙意识。笔者没有看过《越狱》，但笔者知道深中有一个地方可以翻墙出去，躲过保安。

说到翻墙，就不得不说回网络上的墙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胡爷爷和谐社会一声令下，给我们带来了网络和谐社会。于是，诸如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Blogger的许多所谓“不和谐”元素统统被和谐于高墙之外。但是，由于教育改革的不断进行，《越狱》的推广，公民翻墙意识也在随之提高，人民的智慧结晶出了一个叫“翻墙软件”的玩意儿。从此，我们至少有了不和谐的途径。前段时间热炒的“谷歌中国”事件最终以Google.cn更改域名接受检查而告一段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谷歌离开了中国，只剩下一个没什么用的搜索引擎。于是传出一句话：“谷歌走了，Google还在。Google，咱们墙外见。”笔者看到这句话感触还是很多的，一方面为谷歌退出中国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和谐墙表示愤慨。的确，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新浪搜狐雅虎加一个百度就等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但是时代会发展，社会会进步，一堵墙，好几堵墙可能关得住一代人，甚至好几代人，但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推倒，就像柏林墙一样，因为这些墙是万恶的存在，终究将消亡。

今天，翻墙并不困难，当这堵墙变得人人可翻，人人皆翻，它便形同虚设。到时候，被和谐的，恐怕就是这堵和谐墙了吧。

嗯，这些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负面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地，墙对于我们来说也具有很多正面的意义。

如果没有墙，就不会有“墙角一枝梅，凌寒独自香”这样的诗句，没有墙，我们就如同剥去了衣服一样，失去了基本的保护。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没有墙，你每天洗澡就变成公共行为了。其实没有墙，你根本就不能洗澡，因为没有地方装花洒。可见，没有墙，我们寸步难行。有人说有墙就会

有墙角，就会有阴暗。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墙角制造了黑暗，同时也衬托了光明，让我们明辨黑白。

笔者曾经十分憎恨中国的围墙，因为笔者每次都因为墙要绕很远的路来到达实际距离只有十几米的另一点。笔者来到美帝后，发现这里的学校，社区，任何机构都鲜有围墙。初来乍到的笔者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这象征着某种自由，无拘无束。但笔者很快就发现，那些一直以来自由的美国人走了一辈子的捷径，眼中永远只有最直接的路。笔者越来越感受到，墙的确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径直向前，但有些弯路是不得不走的，只有走过了，才能知道一路上的不易与艰辛。

墙于中国，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墙。自秦始皇修长城御敌于“国墙”之日起，墙就在中国人的心里活了五千年，伴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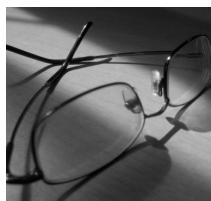


我们变迁、发展。墙之所以为墙，是因为它圈住了什么，也限制住了什么。中国人已经没有创造力那么多年了，有人说这是科举惹的祸，殊不知这不仅仅是科举小盆友的错。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是一堵无形的墙，用死板的知识筑成，不断地加压，灌输，把创造力挡在外面，这是一堵几乎无法翻越的墙。但墙之所以为墙，就一定有翻越的方法。墙从某种角度上也加快了自由的解放，不是有句话叫“黑暗来了，光明还会远吗？”，中考高考制度似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堵墙正在把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衰弱，但笔者认为，这固然对几代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加快了我们对这一制度的反思，有利于我们去改善或者去推翻这些落后的制度。墙限制了我们，也让我们离不被限制的那一天更近了。

墙是个好东西，我们把很多东西挂在墙上，墙使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距离产生美，墙代表着某种文化，某种现象。

墙不是个好东西，它限制了我们，还在我们想不开的时候提供了自我解决的最佳途径。

【书斋五味】



作者简介：男，90后，深中三年后混到北京，既无知又无聊，不宅，但是多嘴多舌。正在试探生活可以沦丧到什么地步。

专栏简介：理论上这个专栏留给为了逼着自己不要看完书就睡睡完就忘而写的读后感，其实也就是一锅混杂了稀奇古怪来源不明佐料的杂烩，诸位爱吃什么，掏出勺子捞走便是。如果想推荐菜式或者抱怨菜式不健康，请电邮renssn@gmail.com

昨天，空间，现在

文/Ren

昨天，空间，现在。

这是阿拉伯语诗人阿多尼斯的一部诗集的名字，也是几天前的未名诗歌节的主题。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评论诗歌的资格，除了偶尔涂抹一两句拙劣的短句自娱自乐，诗人的生活所需要的一些与生俱来的灵性，显然不属于我。面对诗歌节上的西川等人那样的庞大的气场，我不是昏昏欲睡就是一脸茫然。

但是因为前些时候正好读完了阿多尼斯的诗选，有些字也就自然可以找个缝隙钻出来透一口气，看看太阳。

未名诗歌节总是在春天开幕，按照主办方的意思，春天适合读诗，比如说海子那首有名的春暖花开什么什么的。不过我倒没什么特别强烈的共鸣。虽然说北京从一片土灰色里一夜间钻出来的色彩斑斓的春天确实很惊艳，不过貌似除了感叹一下天怎么这么蓝，屋外的猫怎么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发春了之外，倒也不见得和诗歌硬是能扯得上什么关系。

而阿多尼斯的诗，恰恰就不是写在春天的诗。诗歌的春天也许只是严冬的影子或者先兆。不过，他的诗几乎全部指向一个方向：春天，阿拉伯世界的春天。

阿多尼斯的诗歌，所有的句子都远离隐晦，直白简洁充满想象而富有力量，一个坚定而洪亮的声音在每一句里面传出一根丝线。我自认为是读得太快了，以至于没有真正看到这张思维之网的全貌。

话说起来，阿多尼斯和纳赛尔，萨义德这些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们属于同一批人。他们都见证了殖民地的崩溃，大阿拉伯主义的高涨，再到原教旨的回潮。他们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经历的是对西方体系和自身民族传统的双重的信仰崩溃。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矛盾，那是古老的阿拉伯世界的根系和希望植根于其顽固的肢体上的现代化之间的危险的双人舞。这支舞现在还在跳，裙摆起了火，在地上留下不少



焦痕。

阿拉伯世界，在阿多尼斯的诗里是一个仿佛凝固的，不断自我复制的怪圈。时间和风在大马士革的城墙面前停住了脚步。然后，阿多尼斯从这些城墙里面走了出来，带着诗

歌去流浪。作为一个叙利亚人，他拥有的是黎巴嫩的国籍，常住的城市是巴黎。就像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保持流亡的，阿多尼斯注定是这句话的一个标准阐释者，只不过他不只是流亡者，也是故土的坚守者和背叛者：

“我感到我被终生放逐，在我写下的句子里。”

阿多尼斯的诗正是他的武器，他用这些文字敲打那些高墙里面被传统所束缚，静止得如同石头的时间。用这些他高声呼唤风的到来，呼唤着将所有的定义重新怀疑。而这些被怀疑的，恰恰是一个世界一个体系的真理，这些真理拒绝思考和进步，固执地坚持，甚至往回去寻找所谓的勇气来抵抗现代。在阿多尼斯看来，这种拒绝怀疑的真理的统治是一切可怕的根源：

“阿拉伯文化的问题在于：你若是相信天空，就去证伪太阳；你若是相信太阳，就去证伪天空。”

当真理顽固地坐在真理的位子上时，还存在真理么？阿拉伯的历史中，个人的力量和思考，往往成为异端的形式而被放逐甚至毁灭。追求个人的觉醒，追求爱，追求正义，真理和自由，追求在思考上的人类的终极意义，是诗歌的一大目的，也是阿多尼斯永远在歌颂和实践的理念。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祖国的背叛，他甚至和那一代人一样难以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的出现，只不过他也不接受战争，仇恨和流血。而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车轮，似乎越来越吃力，古老的传统和资本的双重浇灌下出现了迪拜，却没有能够出现

巴黎。阿多尼斯说巴格达会被毁灭两次，一次是被蒙古人，一次是被他们自己。

写到这里，似乎一切都集中于意识形态，我不想因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批判而将阿多尼斯粗暴地归于政治性的诗人。相反诗人事实上是远离政治与世俗的，须知不是写诗的都是诗人，诗人也不必都写诗。他可以是沙漠上空的鹰，追随风的脚步而俯瞰众生。而那些深入骨髓的批判，在任何古老的国度里都可能一语成谶，只不过阿拉伯世界更加扼杀生命和风的力量罢了。

又回到诗歌节的那个晚上，二十来年前大概这个季节海子在冬天的号角声中憧憬春暖花开，然后在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死在了晚春的一片盎然里。昨天，空间，现在，用很奇怪的方式糅杂在一起，重新给了这片土地一个来自理想和诗歌的时代的问题：我们是否还需要诗歌，我们是否还能容忍诗歌，而我们王冠上的宝石是否还留给诗人攀登和摘采的机会。诗歌节问这个问题问了11年，却总是在担心连提问的人也逐渐消失。

再回来，阿多尼斯喜欢风。这几天北京的风很大。我想，他大概会喜欢北京的。只要这个古老的国家，仍然能够拥有先锋的力量去改变。先锋不是形式，而是觉悟和信仰。并且，诗人们走在这所有感官的最前端，然后唱起他们的歌：

“什么是诗歌？远处的航船，没有码头。”

【阿斯特里昂之城】



作者简介：她是一个女人，并且十分不幸地患有交流障碍病。她是历史、战争与文学的爱好者。她很扯的人生目标是，以净化自身为目的进行阅读。女士们先生们，祝阅读愉快。512129123@qq.com

时光的不老歌

文/任欣悦

《大智若鱼 (big fish)》是美国人蒂姆·伯顿 (Tim Burton) 导演的电影。想必喜爱绚丽色彩的电影爱好者都对伯顿这个名字不陌生，因为另外三部听来如雷贯耳的作品，《剪刀手爱德华 (Edward Scissorhands)》、《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以及最近大

热的《爱丽丝漫游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都是他的辉煌手笔。伯顿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冲击力极强的幻想成分，场景色彩绚烂，叙述平缓却未显冗长乏味。对人物动作的细腻刻画、多角度叙述故事与浪漫丰富的想象都增添了这部作品的魅力。

故事起始于美国一个安静的小镇。年轻人威尔·布鲁姆有一个爱好讲故事的父亲，爱德华·布鲁姆。自威尔记事起，爱德华就为他讲了无数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与爱德华自身经历有关：用金戒指钓起的一条巨大鲶鱼，有着玻璃眼睛的女巫，在那只玻璃眼中可以看见自己的死亡、巨人、夜间变成狼的马戏团团长，一个名叫丰都的与世隔绝的安宁小镇，一场同诗人进行的刺激惊险的银行抢劫。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长大后的威尔逐渐如同摆脱了圣诞老人的存在与年幼时单纯的信仰一般，摆脱了父亲的故事，认为这是虚假而不切实际的。他与父亲的关系同时变得恶劣。在父亲病发后，威尔却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父亲的叙述竟然

有一大部分是真实的。最终的最终，威尔替代病危的爱德华给这些故事增添了美丽的终局：爱德华的死亡。

很难去断定爱德华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我想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则以人生为底片的成人童话，讲述希望、爱与梦想。生活是爱德华的漫长旅途，在旅途中，有茫茫黑暗，有风雪载途，有荒芜藤蔓与破败衰落的古旧村镇。而爱德华始终是那个笑容明朗的美国青年，仿佛所有挫折在他面前都能够被击败跨越。爱德华年轻时参加的战争，可想而知

，万分残酷。他却仍用那样一个简单而浪漫的故事，忽略了所有曾经受的苦痛与悲伤。大雨淹没汽车成为海洋，人鱼穿越其中，那是不是终爱德华一生都在追寻的对妻子的完满的爱。当孩童珍妮成长嫁做人妇，当爱德华与妻子离别在

即，当昔日的丰都小镇变得荒芜衰败时，是不是该停下来，慢慢歇息，用最美丽的童话抚慰创伤，然后充满力量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走，正如当年爱德华离开丰都小镇，走得义无反顾不曾回头？当爱德华耄耋老矣生命垂危，威尔帮助他讲述的，他的美丽的死亡，是不是就是爱德华自己的一生编成童话后，获得的意义？对生命、对幸福、对梦想的追求与热爱，将从他留下的童话中，长长久久，长长久久

地散发着温暖的力量。

正如《大智若鱼》的翻译比直译《大鱼》出色更多，爱德华的故事是水晶、是棉花糖、是花朵馥郁的芬芳、是生命中的大智慧汇聚而成的美丽。“我想那是我父亲的最后一个玩笑，一个人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终于他自己也成为了故事本身。”那是时光的一支不老歌，我荣耀的，高贵的，热烈的，亲爱的。故事在他死后继续流传，而他也终于能够在其中永垂不朽。



导语

本期观点收到了两篇读者来稿，其中高级中学的1121所撰写的“四问《国殇》”着重于抨击第九期中由庄恭诚撰写的《国殇》，而《同性恋者应具有怎样的位置》则是从一名女同性恋者的角度对同性恋的生活进行了思考。剩余三篇中，广州的莫无忧阐述了“联合国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原因，庄恭诚则以一名客居上海多年的香港人的视角来解读了世博会的成功开幕背后的故事，张宪颂则以一种反主流的方式对“偶像”二字进行了反击。

根据读者的反馈，有不少读者认为涅槃过于“愤青化”且“右派当道”，其根源就在于观点版充斥着大量的政治评论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中以批评政府的文章为主。在此，我希望重申：涅槃并非某一种政治观点的代言人，而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园地。而且观点版也并非只属于政治评论而已，在今后我们将会有针对性地寻找愿意撰写各种具体类别的文章的专栏作者，如体育评论、娱乐评论、科技评论，各种皆可。

如果你有兴趣在涅槃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欢迎来稿！

观点版责任编辑 Racky Lo
opinion.nirvana@gmail.com

【争鸣】**四问《国殇》**

文：1121

《涅槃》第九期刊发了《国殇》一文，笔者拜读之后却有不少疑惑和不解。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问：中国新闻制度真的畸形吗？

文章称：“在当今中国，新闻体系和制度是畸形的。不是人们想看什么媒体就报道什么，而是上面说能报道什么，媒体就报道什么，我们也就看什么。”其实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中国的媒体系是由官方操纵的宣传工具”？按这个逻辑走，中国必定是高度新闻管制的国家（譬如朝鲜）。再进一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新闻信息管制如此严厉的国家竟然会有一个来报道负面新闻的《东方日报》记者，难道是他冒着被逮捕、关押等等一系列危险去玉树追求真相？

这样的英雄般的记者，并且顺利返回的应该不多吧？可为什么“玉树地震发生后，先后有170多家境内外媒体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凤凰周刊》2010年第13期，第3页）即使不去演绎这些，为什么总会有记者被砸相机，被殴打的事情？难道是官方的苦肉计么？

除此之外，文中试图用媒体对王家岭矿难的报道作论据称“救到人就拍手叫好、感人肺腑、歌功颂德。”“救不到人就简单多了，直接低调处理。”据笔者推断，所谓“歌功颂德”来源于安监总局局长称：“王家岭矿难救援是成功的。”仅此而已，即使不该忽略仍有30多人死亡这一点，也称不上歌功颂

德吧？有省长、省委书记或者哪家媒体跑出来拍手叫好？反倒是国外有一家媒体评出“史上救援奇迹”又将王家岭矿难排在首位。再说低调处理，两年前孟学农因矿难引咎辞职，许宗衡（之后的事先不提）向公众鞠躬道歉，另外，根据相关文件，“30人以上遇难，分管煤炭生产的副县长免职，40人遇难，分管副市长免职。”这种刚性规定叫低调，那什么是高调？文章中甚至将此提升到“人类文明史上和新闻媒体上都是罕见的”，请问如此“有力”的“震撼人心”的结论却是以三个事实、一句言论的引用来自证，且不说论据是否合理、逻辑是否严密，在数量上就不达标、不过关。

二问：“我们”是谁？“人们”又是谁？什么“声音”？

文章中“我们”贯穿始终，先是为“你们”说出“你们无法再说出的声音”再是“为这个国家的公平良知而战。”等等。“我们”在文章中便是正义与良知的斗士，在畸形的新闻制度下言论管制之下被压制受迫害的人。当笔者会此意时，不由得想想包括作者在内的日日夜夜为“正义与良知”奋斗、不顾艰辛的“我们”是谁？笔者在身边搜寻过，在认得的名人中搜寻，笔者曾想到温家宝说过“正义与公平比太阳更光亮。”可是他没有遭受压迫。再往《国

殇》中搜寻，好像找到了答案，就是那几位“敏感词”网友——范燕琼、游景佑、吴华英吧。在文中他们三位被塑造成了维护“正义与良知”的英雄。可是作者并未讲清楚他何以在事件的最终真相尚且不清楚的情况下得出了这个结论。

在“我们”中出现了一次“人们”（原文中前文已引述）这一次笔者急了，难道笔者就是天天被“媒体”蒙骗的“人们”。不过静下来认真想，笔者还是常常翻墙的，对政府还是保持怀疑心态的。但是，如果笔者不是，好像我身边的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是。那是大家都是畸形了而不知道？哇，如果是这样，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声音”出现在开头：“我们将会不遗余力地为你们说出你们再也无法表述的声音”根据上下文，“声音”应该是指对新闻的管制、言论管制的控诉。如果笔者未会错意那么“我们”将代表“你们”说出“声音”。恕笔者多疑和无知，这已逝的同胞可以被代表吗？读完全文不知“你们”为何有“声音”。连基本的为何有“声音”都没解决就直接被“我们”代表了，给笔者的感觉是莫名其妙。另外，不只“声音”被代表，每一次出现“我们”就有一种笔者被代表之感。

三问：什么“真相”

文章最后落在“公布真相”上，可是到底是什么“真相”？是玉树地震“真相”，还是王家岭矿难“真

相”，还是二十多年前的“真相”？全文一直在论证“中国压制言论、管制新闻”等于“不公布真相”。如果作者如此认为，显然非常狭隘地理解“压制言论”和“新闻管制”的含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是什么的真相？

四问：说理之文为何如此煽情、如此主观、如此绝对？

作者一开始就扛起了民族大义，以下先哀悼玉树遇难的同胞、借化悲痛之情为力量代表“你们”，并且联合“我们”来控诉“他们”——压制言论的人。对“我们”“你们”极力美化，对“他们”极力指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逼一些读者就范加入“我们”和“你们”的行列，再通过一些真正危言耸听的、“血淋淋的”“可耻的”“活生生地歌颂为英雄事迹”“罕见的”“骇人听闻的”来渲染悲情、凄凉的气氛一博剩下读者的同情。可是这是一篇需要以理服人的文章，所有的感情宣泄需要在完备的说理上，而不是用文字去煽情，更不能在未经严格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观点。

最后，同上次回应上海青年《两会鬼马狂想曲》的作者一样，希望《涅槃周刊》作为一个较严肃的刊物，其文章当严谨、真实、客观，否则会降低刊物的质量和公信力。

【争鸣】

同性恋者应具有怎样的位置

文：飞儿



第九期涅槃周刊的主题“平凡的他们——关注生活中的同性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因涉及到切身利益，我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近年来，随着性解放运动的推动同性恋问题在国内关注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诸如“腐女”、“腐男”为代表的人群的心态只是好奇和追求新奇的事物，他们对于同性恋群体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未来的发展并不关心。当然也有一些人呼吁平等对待同性恋者，用行动来关爱他们，这些人无疑是善良的是尊重人性的。但关爱并不能驱散迷茫，同性恋的未来始终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其中大多数人选择了逃避，视自身为弱势群体，将自己放任于同性爱情游戏化之中，但这更加重了社会异样的态度，造成恶性循环。

提到同性恋，普通人会想到什么？他们可能想到的是龌龊的小公园，肮脏的公厕里低劣的行径。现在或许想到的是混迹酒吧的抽烟、脏话连篇的女孩，或是家庭条件优越而被宠坏了的毫无男子气概的“娘娘腔”。这样的设想或许并不准确，但它表现的正是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整体的印象，一种道德缺失的边缘群体的形象。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歧视，而是同性恋者的自轻自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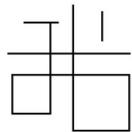
我始终认为同性恋者具有成为最优秀的人的先天优势，因为他们具有两性的特质，可以将人类的智慧发挥到极

致。周国平先生说“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应该是雌雄同体的。”比起普通人，同性恋者更加接近这样的完美。试想，一个有着温和、细腻气质的男人和一个果断、有判断力的女人不是比那些强势却很粗糙的男人，那些温柔却过分关注细节的女人更有魅力呢？不过，这只不过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优秀的同性恋者异性化的程度是有些过头的，于是便出现了强势却很粗糙的女人和温柔却过分关注细节的男人，给人以性别错位的感觉，并没有将自身优势发挥好。

另外，在同性恋群体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误区，那就是过分强调差异而忽视共性。爱情的忠诚、品德的高尚、个人的独立等等应当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为什么偏偏同性恋就要特殊呢？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一些人问“我是一名同性恋者，我可以从事**职业吗？”，我想说有禁止同性恋者从事的工作吗？在我国，法律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法暂时处于真空状态，法律不能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但也不存在歧视同性恋的条款。我们是同性恋者，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呼吁社会的关爱并不是首要的事情，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从自重开始，需要用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当社会看到同性恋群体成为尊重爱情、有修养、有才华的最优秀的群体时，我们还会受到歧视，还需要担心自己的权利吗？

最后，希望每一个同性恋者都能幸福地生活，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也将为他们感到骄傲。

【专栏】



作者简介：“无忧莫无忧，雷电心中留。有愁似无愁，波涛笔下走。长笑忧愁事，不如酣高楼。狂生须五尺，足以傲王侯。”邮箱：loveyounotyou@163.com

联合国为何“空前”地参加上海世博会？

文：莫无忧

近日，上海世博会可谓热点中的热点，而笔者偶尔在上联合国官网时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上海世博会将于5月1日开幕，主办方和参展方还在紧张布展，在这些忙碌的身影中包括为联合国馆而奔忙的联合国和中国工作人员。他们几乎是24小时、日以继夜地在忙碌，以期在世博会期间向中国人民以及前来参观的世界游客展示联合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联合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开展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联合国负责展出筹备工作的主任专员奥尼·拜纳姆（Awni Behnam）本周（4月6日）也将前往上海，在实地指挥最后阶段的布展工作。

拜纳姆在接受采访时显得很兴奋，多次强调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主要机构都已经参展，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拜纳姆说：“联合国对这次世博会的参与是多层面的，是联合国第一次

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力度参与世博会，这是由于这次世博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是由于这次世博会本身庞大的规模。”现在约有42个联合国机构登记参展，其中包括教科文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粮农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贸易与发展会议、难民署、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以及世界银行。这些机构不但全都举办固定展览，有的还参与动态展览，还有的将举办与机构职责范围相关的主题论坛。除此之外，联合国还将在世博会期间举办多场特别活动，包括在10月24日、联合国日举办一场文艺演出，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其中不乏一些同时担任联合国各机构亲善大使的著名影星和歌星。”

联合国馆的建设早在去年底、今年初就已完工。拜纳姆表示，联合国馆的设计与建造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联合国馆位于世博园区内的国

际组织展区，占地3000平方米，展馆呈长方体形状，外墙以象征联合国的蓝色为主。联合国馆的主题是“一个地球，一个联合国”。拜纳姆说：“联合国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建筑，体现的是简约美。联合国馆在外形上是一个蓝色的房子，上面有联合国的标志。联合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建筑的简单体现了联合国是每一个人的家的理念。”联合国馆的建造由中国政府出资，供联合国无偿使用。拜纳姆强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参展方面提供的支持难以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拜纳姆说：“无论是同官员还是街道上同普通人的交往中，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于联合国的热爱。在我前往上海去接手联合国馆的时候，我站在那些建筑工人中间，同他们握手，我感受到了他们向我移交联合国馆的时候是多么地激动。因此，我了解中国人民对联合国的理解与热爱。对此，潘基文秘书长深表感谢，他昨天就这样告诉我。”至于潘基文秘书长出席世博



会的具体时间，拜纳姆仍然同我们几个月前采访他时一样，没有透露。联合国的参展将会使上海世博会更加丰富多彩，而盛况空前的上海世博会将带给联合国一个展示自身工作、与世界人民进行交流的良机。

作为一个联合国人，拜纳姆对于中国馆情有独钟。拜纳姆说：“如果回溯历史，回到1929年的巴黎世博会，人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世博会能够留下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埃菲尔铁塔’。现在人们已经遗忘了巴黎世博会，但是埃菲尔铁塔变成了法国的象征和巴黎的象征，去巴黎的人们都会去看埃菲尔铁塔，这就是世博会的遗产，将来人们会来看中国馆。”拜纳姆表示，在5月1日世博会正式开幕前，联合国馆将进行“开馆预演”。而拜纳姆本人将在展期的6个月中全程待在中国。

可以说，这是一条蕴含着丰富信息的消息。在笔者看来，可以从联合

国与中国这两个角度加以解读。但中国之事难言也，故笔者将从联合国的角度看一看如此“空前”地参加世博会，对联合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联合国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全球性、政府间、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参加上海世博会本无可厚非。在上海世博会之前，联合国也有参加世博会的展览与活动。但本次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却是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参加，且除新闻中所透露出来的安排外，诸如联合国合唱团等组织也将前往上海世博会参加活动，由此可见，本次联合国对参加上海世博会的态度是空前的。

据《联合国宪章》，是否参加上海世博会属于行政事务，也即属于秘书长的权力范畴之内。窃以为，从潘基文秘书长的角度看来，支持联合国参加上海世博会或对上海世博会持积极态度是符合三点利益的。

其一，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中国现在还有多少“软肋”，她的力量如何，起码她已不是以往的一个单纯的“世界声音”，而是一个“世界力

量”了。且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规定，中国不但是安理会（SC）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还凭籍此成为了诸如托管理事会（TC，已停止行使职权，但作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发生特殊情况时可在应大会请求下召开）、建设和平委员会（PBC，隶属经社理事会）等重要机构的成员国，而在经社理事会（ECOSOC）中中国也长期连任为54个成员国之一，可以说，对联合国本身的组织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名义上属联合国之下，而实际上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我管理权限的其他国际组织（如世卫（WHO）、粮农组织（FAO）等）在许多事务上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因而在联合国本身的带头下，联合国的诸多机构（包括非六大机构）积极参加上海世博会是合情合理的。

其二，从联合国近期的活动中不难看出，联合国加大了推广自身理念、宣传自身的力度，以期不但是“国家的联合国”；而更是“人民的联合国”（这一点也符合著名的联合国格言——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of a Better World!）。这一政策从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内便得到重视，潘基文秘书长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萧规曹随。但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一方面此工作推进艰难。譬如像《报道伊斯兰》（Recovering Islam）一书中所记载的，一个在特拉维夫（以色列最大城市）酒吧的女大学生对记者说“在这里，没有人关心联合国关心的事”，战争》（在中国收效甚微，但在国外还是有一定的好评）以期民众（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者）关注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窃以为对民众而言，

这比潘基文秘书长与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国际会议上绝食24小时来呼吁关注此问题有效得多，毕竟绝食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各国代表看的。因此，在上海世博会上，联合国借助其平台大力推广自身是很恰当的。

其三，这一点笔者就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窃以为，潘基文秘书长此举与其谋求连任不无关系。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需经安理会推荐，后获大会同意者方可出任。从历史上看，所谓“大会同意”更多是形式上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保证大会的基础性、最终决策性地位），安理会才是秘书长人选筛选的核心。虽然据相关规定，安理会讨论秘书长的会议记录是属不公开文件的范畴，但从各外交官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窥得一二。譬如在讨论1982—1986年度的秘书长人选时，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支持时任秘书长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连任（虽然瓦尔德海姆已经做了两届秘书长（1971—1978），但《联合国宪章》及相关规定中只规定秘书长任期为5年，可连选连任，但对连任的届数没有做出规定，但在瓦尔德海姆之前包括辞职的首任秘书长瑞典人赖伊及因公殉职的第二任秘书长挪威人哈马舍尔德都是连任一届，瓦尔德海姆的前任、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则是做满了10年的两届任期），但以中国为首的发展

中国家却支持时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哈利姆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双方以否决权为后盾各不相让（须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即于1972年出于各方考虑在安理会“推荐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议题上首次动用否决权，也是继1955年“中华民国”在“推荐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上动用否决权后的再次动用，可谓震慑了西方外交界，因此当时中国以否决权相威胁对西方国家而言是很有“可信度”的）。后经磋商，终于同意推荐时任秘鲁总理德奎利亚尔出任下一任秘书长，也直接催生了首位来自南美洲的秘书长，却也使得首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最后落在第六任秘书长埃及人加利（1992—1996）头上。因此，从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命与安理会有很大关系，与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更有关系了。

潘基文秘书长早就宣称要谋求连任（毕竟历史上只做一届的秘书长只有加利），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自其上任以来不乏批评之声，且诸如巴西总统卢拉等人也宣布将有意愿参选联合国秘书长，从而使得潘的连任谋求可谓“险象环生”。在潘基文的“推荐”上中国出了多少力？没有会议记录及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我们难以论断，但我们不妨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任命上窥得一二。据“不成文

的规则”联合国秘书长不能由五大国的公民出任，但副秘书长则是一国一个。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考虑到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力，唐明照出任负责托管事务的副秘书长，可谓倚重；此后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历任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不但“白手起家”地组织了技合部，且对时处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而言，是有所裨益的（联合国官员理论上是“世界公民”，但毕竟还是会有所偏颇的），可见任重；但到了安南任内，金永建、陈健负责的是大会及会议事务，可见其“冷落”（副秘书长一般有十人左右，故并非完全由五大国垄断）；直至潘基文才任命沙祖康担任目前仅次于常务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两职的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起码中国对潘基文的任命起了很大作用，“论功行赏”才会得到可谓堪与唐明照时比肩的重要职位。因此，潘基文的连任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而此次命令联合国积极参加上海世博会也不难解释了。

综上是笔者站在联合国的角度上对其“空前”参加上海世博会的解读。但截至本文成稿之日，上海世博会尚未开幕，至于联合国的展览及活动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其著名的“斯退丁纽斯蓝”是否会闪耀出绚丽的光辉。这一切，我们将拭目以待。

【专栏】

作者简介：作者乃一位客居上海的香港青年，如有意愿与其探讨问题，可发送邮件至：bbak47123@163.com，谢谢。

今夜，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文：庄恭诚

这一天，上海等了167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作为条约中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埠。

这一天，中华民族等了116年。1894年，清朝著名维新理论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的《赛会》篇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赛会；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

这一天，中华民国等了99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年1月1日，革命党人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下诏退位，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正式结束。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了61年。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天，中国等了11年。1999年12月，在国际展览局第126次全体大会上，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申办2010年世博会。

这一天，上海人等了10年。2000年3月17日，中国政府正式成立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

这一天，全球华人等了8年。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

决定，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今夜的上海，美极了——似乎比我过去14年中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美。浦江两岸，灯光璀璨。岸边的景观灯表演，让我依稀看到了家乡的影子。每天晚上，在维多利亚港两岸，也会有类似的灯光汇演。江水上，漂浮着无数的红色气球，在灯光和焰火的映衬下，显得五彩斑斓。卢浦大桥上迸发出的烟花，让人激动不已。而在岸边和江船上腾起的火球，则美轮美奂。岸边的栋栋建筑，亮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在这万紫千红的烟花的衬托下，显得熠熠生辉。

今夜，2010上海世博会终于来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这是一段长达8年的故事。从申办成功，到规划地域；从动迁居民，到开工建设。上海人为了这场世博会，付出了太多太多。和2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一样，中国在面子上无疑是赢了。

昨天，我听说江苏泰兴发生了35天里的第5起校园血案；今天，2010上海世博会在浦江两岸灯火辉煌的灯光的照耀下开幕。4月20日，我听说国务院决定在22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遇难同胞；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神采飞扬地宣布2010上海世博会开幕。一个小时前，我在网上看到人们转发的一条信息：“把陈良

宇放出来，让他看看世博吧”。今天，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了2010上海世博会的开幕仪式。

有人说，上海整个城市都被照亮了。可人民内心的那团火，却被熄灭了。这团火，有愤怒——可世博会来了，为了国家，我们要牺牲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能愤怒；这团火，有悲哀——可世博会来了，为了国家，我们要假装快乐，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要表现得喜气洋洋；这团火，有怨恨——可世博会来了，为了国家，我们不能抱怨，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假装平静。

今夜的上海，必将是灯火通明不夜天。到了第二天黎明来到之时，全国各地必将为这样成功的开幕式歌功颂德。可二十一年前，天安门上，大灯一灭，血流成河，横尸遍野。这么多年，我们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们不能。

4月29日，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右派人士林昭逝世四十二周年的日子。我本想借五一假期的机会，赴苏州为林昭扫墓。可今天，当我前往火车站去买车票的时候，我看到了贫穷的农民工兄弟躺卧在地上，守候着未知的明天。我看到了排队购票的人流，想起了全中国还有无数像这样的人们正在苦海中挣扎。我还想起了这个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维护正义。于是我回过头，向家走去，静候今夜的到来。我想看看，世博会

的辉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好知道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当今中国，国家的繁荣，往往是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

这是个成绩斐然的国家，这又是个充满悲剧的国家。

2010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吴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她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08年3月，年满70的吴仪正式退休，过起了悠闲的老年生活。2010年4月22日，吴仪造访2010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视察了“中国民企联合馆”。这2年来，吴仪首次在媒体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民企要发展，仍需走高科技之路。”昔日的铁娘子，今日依旧风尘仆仆，只是岁月远去，曾经的申办功臣，已经被遗忘在了角落。

陈良宇，第14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第12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终于，他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昔日人民好公仆，变成了今日阶下囚。

时至今日，上海人民依旧惦念着这位上海历史上最出色的领导人之



一。2006年9月，陈良宇被免职后，上海陷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物价飞涨，环境恶化，治安混乱，人民只得哀声一片。

今天，上海世博会来了，可上海人民心中的好公仆只能在北京秦城监狱里，透过电视看着这一切。他带领着上海人民走过了申办成功后的头4年，那4年，上海的情况比现在好得多。可后来的4年，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俞正声，都让人失望不已。

我想，今夜，当陈良宇透过电视看到光彩熠熠的浦江两岸时，也会想念这里，想念家人，想念在这里度过的整整36年，想念任职上海市委书记的1460个日夜。上海人民将会永远

怀念这位人民的公仆。

陈良宇带领上海人民走过了2010上海世博会筹办的头四年，也是最艰难的四年。而今天，当世博会成功开幕，大功却全记在了俞正声的头上，情何以堪？可18年后，当陈良宇走出高墙，回到上海时，即使早已物是人非，上海人民依旧会用鲜花和掌声欢迎他回家。因为在上海人民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领袖。

今夜上海，风光无限。吾等屁民，感慨万千。故作下此文，聊表心意。

写于2010年4月30日夜

【专栏】



作者简介：愿交流者，可发邮件至546337628@qq.com。

反对偶像

文：张宪颂



先说上一期的《涅槃》，同性恋的特刊。

对于同性恋的反对，个人是在生理上的反对。他们OR她们说，恋爱自由。的确，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性别的人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貌似也没有人能干涉此种自由。

现在，我们换一个事例。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法律——《反垄断法》。如果我们遵循前面的逻辑，是足以驳倒这一部法律的。在商人看来，给卖的东西定一个怎样的价格，是他们的自由，买不买随你。首先，他卖的东西不非法；其次，他又没有强卖。买卖的事，讲的是你情我愿，

大家郎情妾意的，多和谐。可是《反垄断法》说，NO！上一次看新闻时，在广东的某一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斗殴事件。斗殴是违法的，不管是打人还是被打。但是如果双方都统一口径说，我们只是在一起试验人体肉身的强度而已，我们是为医学和科学献身，绝对不是仇恨，绝对不是斗殴。那么，他们又违不违法？记得很久以前，那会儿本人还上小学，那时我就知道，打架绝对不能让老师知道，有经验的同学也知道这个道理。不然不管你是有理还是吃亏，老师给的永远只有批评。那么我们亦可以说，老师，我们不是打架，我们只是在交流

而已，只不过有点过于激烈，过于夸张。

同样，自杀是被禁止的。既然人身是自由的，那么，去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也应该是自由的，为何禁止？

事不同，道相通。

同性恋在中国，是有史可查的。凿通西域的张骞，据说是汉武帝的男宠。补充一下，人的爱恋中有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三种（自然有什么都不喜欢的人），汉武帝的这件事如果属实，那他就是典型的双性恋。在此之前，已经有龙阳之好，在此之后，亦有断袖之癖。明清时期，蓄养娈童更是流为风雅。

敲打古人，并不是先贤的都是正确的。魏晋时期的那些名士，不过是安于东南一隅的酸腐之人。“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苏东坡喜欢把玩过的小妾送人，有时是交换着玩。

敲打现在，并不是自由的都是应该的。忘掉西方，那些畸形而变异的自由价值观。中国人，只是中国人。相信我，中国人只能是中国人。

在这里，引入本章的主题。

不可塑造那些偶像。

在跟人谈论起OPINION时候，他说，我不喜欢，你们总是在抱怨。我回答说，方法是有的，还是制度上的问题，但是不和谐，实施起来异常困难。他说，那跟没有一样。于是默然不语。寄希望于内部的改革，这个过程，委实漫长。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做的，都是无济于事的，在物理上的无用功。但并不能说明这是没有意义的。做的是无用功，起码可以知道这是无用功的做法。所谓无事生非，或庸人自扰，说的就是我这一类人。我从不寄希望于世界秩序恢复。更为冰冷的现实与道路的走向。

说出来的意义在于让人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绝大部分人，个人指的是我所知道及我以为中的人，他们是厌倦、憎恶如此之类的思考的。他们想，一切都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们更多的、在内心深处是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人。而我不相

信。现实的改变只有来自于行动，发源于思想。

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段话：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中国有一个最为深远的偶像，那些古训，过于道学的，驯良的，内王外圣的，天朝威武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及“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鲁迅先生曾说，国人惯于做看客。现在，有些人看客也不愿做了，呆在家里，天下太平。血性于社会良心，只是各个可笑的话题。他们更喜欢漠然，沉默是金。

用眼睛说话，目的仅仅是记住而已。情愿静坐也不是手段，示威游行更不是办法，愤青态度不是吾辈所求，但求天下有治，治在法。

可怕的是问题的解开，谜底并不是答案。

对于雷锋，丛飞，百度上的昭君的反对，是出于自身的反对。因为他从不索取，忘我忘人。民众不知权利所在，是为愚民。要记得，自己的生命并不是用来慷慨的，对别人也好，对

自己人也好，要负责。

引自腾讯：“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李铭。李君何许人也？本市父母官，公安局长大人是也。

占了人口大多数的人活得并不好，这是不和谐的根源。我想，如果生活是好的，谁又愿，背井离乡？每一年，都能看到，一个农村大学生让一个家庭濒临破产的故事。这是那些无业游民滞留深圳的原因。

生活在深圳，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农村这回事。

九年义务教育，我交了七年学费。去年，我又开始交学费。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

江苏东海92岁的陶兴尧，经历过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活下来了。现在，一个拆迁小分队就足以使他自焚。所以，忘掉城管吧！有了拆迁大队，解放全世界不再是梦想！

此上，是个人对中国目前最大偶像的反对。

各位读者：

你们好！观点版的内容主要是各类对身边事情的关注和评论，包括学校生活、时事政治、体育、娱乐、科技等等。观点版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交流平台，各类思想观点在这里碰撞并擦出花火，是表达《涅槃周刊》言论自由理念的一个重要版块。

观点版目前正在招募专栏作者，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明天的公民社会而挥起笔杆。

期待你的加入！

《涅槃周刊》观点版 高久媚
opinion.nirvana@gmail.com

关于涅槃

如何订阅？如何联系我们？如何加入我们？如何捐款？

请参考nirvanaweekly.org/temp以及nirvanaweekly.taobao.com，谢谢！

发送邮件至nirvanaweekly@gmail.com亦可。

本期编辑：

主编 罗亦龙

副主编 罗晓韵

创意总监 朱喆 编务总监 曹焕君 技术总监 杨宗衡

聚焦：罗晓韵、胡天啸、盛燕莺

人物：何迪燊、刘衡哲

观点：高久媚、张宪颂

文化：张玄、周妍、田露思

编务组：曹焕君、罗广彦、谢熠、何迪燊、黄圆、张玄、盛燕莺、王苇杭

公关组：袁琦、应典璿、黄其俊、罗晓韵、黄臻祺

技术组：杨宗衡、李舒扬、谢熠

创意组：马可、郑晨曦、刘哲依

特别鸣谢：

《新深中》，深圳中学 

《缪斯》，深圳外国语学校 

《深视野》，深圳高级中学 

(这三家学生媒体与涅槃周刊同为“深圳高中生纸质媒体协会”会员，详情请参见《涅槃周刊·第六期·编辑部》，谢谢！)

Flickr.com

Gettyimages.cn

Douban.com

深圳市裕华昌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南坑村到第一工业区B栋一楼

电话：0755-84191785

涅槃周刊摄影棚已经搭建完毕，可供出租，也有专门的摄影师可为您服务，详情请联系创意总监朱喆（**13590402705**）或本刊公共手机（**13420959234**），价格面议。该摄影棚的所有收益都将被用作涅槃周刊的印刷，谢谢支持！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